開放文學 -- 社會奇情 -- 熙朝快史
第七回 翻前案錢可通神　授圖畫語多諷世

卻說趙子新聞得周大送銀，起了貪心，也想騙他幾個錢，便托了一個朋友去向周大說：「這場官私，我為你從中出力的，須另外酬勞，方保平安。」，周大本是一毛不拔的，這事上下費用不下千金，好似剜了一塊心頭肉，如何再肯應允，當下聽了，便出言回絕。子新錢不到手，胸中懷恨，怎奈事已過畢，沒法可想，正在房中納悶，忽見一個人在窗外張張望望，子新見是門差，問道：「找誰？」那人四顧無人，便一溜煙進來，向子新耳邊輕輕說道：「章柳三找你，到萬芳樓去。」子新會意，便更了衣，出得衙門，不多路已到萬芳樓煙館。走上樓來，四處一找，見柳三已在開燈吃煙。　　原來柳三從前也是府衙門中錢穀師爺，其人專喜包攬詞訟，顛倒黑白。上憲訪得劣跡，札飭府縣，驅逐回籍。後又潛地回來，住在縣衙相近，時常和子新往來，極稱莫逆。當下兩人見了，柳三起身讓坐，子新坐了，寒暄了幾句，隨即躺下。柳三也對面橫了，燒了兩口煙，請他吃了。子新知道有事央求他，便故意說些閒話。柳三也識得子新脾氣，只管吃煙，並不將正事提起。停了好一會，子新假意要走，柳三一把拉住，笑說道：

「咱們坐一會，吃了煙同去逛窯子。」子新坐下，柳三道：「貴衙門公事真忙。」子新道：「這幾天還好。」柳三道：「令親官聲甚好。」子新誤聽了官運，暗想周家的事他又知道了？便附耳向柳三說道：「前日周大送來規銀五百兩，胡本社做的中，舍親礙於情面，因此暫時留下，其實周大這人不知好歹的。」柳三道：「周家兄弟小弟都認識，周大賦性吝嗇，不如他兄弟喜歡朋友，慷慨好施。令親這事外人頗有異議呢，」子新道：「吾兄何不早來說？小弟倒可為力。」柳三道：「昨日周老二來談起此事，要弟央求老兄，為之設法。弟聞令親已經完案，故不與吾兄煩瀆。」子新道：「不妨，這事全在吾手。週二兄果有此意，小弟當代效勞。」柳三道：「當真麼？」子新道：「豈有謊言的？」柳三道：「胡本社面上恐交代不過。」子新搖手道：「實對兄說，胡本社和舍親本無交情，也不過為了銀子面上。」柳三道：「週二兄不是不肯出銀子的？目今令親已將這案發落，這事恐難挽回。」子新道：「吾且問你，周老二究竟肯出多少銀子？」柳三把兩手一映，說道：「事倘成了，終肯加倍奉送。」

子新笑道：「吾的謝儀呢？」柳三道：「也在其內。」子新搖首，不允。柳三道：「俗語說，是羊毛出在羊身上。老兄經手了，盡可於這個上做文章，何必多此曲折？」子新道：「這個難於報命。」柳三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老兄果有妙計，這事終可相商。」子新道：「說定了，好辦。」柳三道：「今日天色已晚，明日吾找了週二兄同來，老兄於午飯後到這裡，當面談妥。」子新答應，兩人起身各別。

到了明日，子新仍到萬芳樓，見章柳三已同了一人，靜悄悄的等候。子新走上前來，兩人見了，忙迎上去，請安相見。

子新和柳三坐在榻上，周老二端了一隻板凳，在旁邊陪坐，屏氣凝神的，聽子新和柳三閒談了一會，又聽柳三說道：「這事吾昨晚與週二哥說過，週二哥深為感激，說是閣下既肯鼎力轉圓，除正項千金外，情願以毛詩三百為閣下壽；」說罷，就向夾袋裡摸出銀票一張，上開憑支紋銀三百兩，送給子新，說道：

「你先收了，餘俟完給，後由小弟送上。」子新見了，眉開眼笑的，倒說了些謙讓話頭。三個人談了一會，子新柳三又吃了一會煙，周老二完了煙賬，起身各別。臨走，柳三問子新幾時回音？子新道：「小弟回去，看光景自有道理。你可代週二兄補做一張呈子進來，只說親族不能調處，還求公斷，其餘也不用多說。」周老二聽說，謝了又謝，跟了柳三自去。

卻說子新回到衙門，當晚也不與夢花提起，獨自一人，左思右想，一夜不曾睡著。到了次早，主意想定，叫人請夢花到自己房中。打發下人走開了，輕輕對夢花說道：「周家的事，不妥當呢。」夢花忙問為什麼，子新道：「昨日吾在路上遇見相識朋友，告訴吾周老二為了這事心中不服，想要上省控告。胡本杜的信函，不知怎樣，也被他發覺了。」夢花失驚道：「如何是好？」子新道：「吾已托人向週二緩頰，他說只要將此事秉公判斷，他就罷休。吾想不犯著將這前程拋在五百兩銀子上，所以挽人出來，約他三日內回音。目今撫憲專劾貪員，這案告發起來，恐怕不了，宜及早設法。」夢花膽子本小，聽了這話，驚呆子半晌，說道：「幸虧胡本杜那日送銀子來，並未說明，尚可推托。否則，幾如枯窘題，沒下手處了。」兩人正在商酌，忽見門上差役遞上呈子來。夢花接到手一看，正是周老二的呈紙，上寫道：「前奉憲諭，飭親族調停，乃家兄恃強不服，為此敬求公祖大人明鑒，感荷不盡。」夢花看了一會，說道：「吾並沒教他親友調處。」子新道：「他既這樣說來，便可這樣辦法。」

說罷，起身向夢花耳邊說了幾句，夢花點頭稱是。即刻出差，傳周氏弟兄到案。夢花申飭老大道：「前日本縣教你回家請親族調停，你如何不依？」老大呆了半晌，供稱：「文生既遵公斷，並未請親族調停，也沒有不依之理。」夢花喝道：「胡說！

既稱遵斷，何以不請親族調處？」說罷，便將老二呈子擲下來給他看。周大看了供稱：「這是胞弟捏造的。」夢花道：「你們都有不是，然而兄弟是一本之親，這家貲自當平分的。前日吾與你兄弟說的是教為弟的道理，你豈可欺侮他？你今回去，好好料理，若再不依，定行提究。」周大再想申說，忽見夢花擲下一封信，說道：「你回家可將這個拆閱。」說罷退堂。周大拾了信，回來折開一看，就是胡本杜原信一封，背後硃筆批語道：

「奉縣執法如山，居心似水，乃有本邑紳士胡本杜私投信函，並有銀票一張，當時交來，並未說明，亦不候復，匆匆即走，以致本縣誤收。似此妄為，本應嚴究，姑念該紳係世家子弟，不予深究。所有銀票一張，罰充公項，俾資善舉。自後該紳等，務宜自愛，切勿再乾罪戾。」周大看了，憤氣填胸，一徑趕到胡本杜家，那曉本杜探了消息，早已躲避開了。老大又羞又惱，無奈迫於官命，只得把家產分了。

看官，你道夢花這五百銀子，名為充公，仍舊飽了私囊。

周老二的一千三百兩都被趙子新得了，夢花不知，反說他有才幹，後來遇有案件，都和他斟酌，因此聲名狼籍。不到一年，即有人參奏，奉旨交甘肅學政查辦，幸虧藩司與學政交好，多方營救，以查無實據回奏，始得保全了這個正途功名。

卻說甘肅回民雜處，一向相安無事。那年不知為了何事，與地方官積怨，忽然起意謀叛，聚了黨羽數萬，占住險要，與官軍接仗，連奪了幾縣城池。夢花聽得這個消息，吃驚不小，趕忙寫了家信，專差寄來，要家中設法救他。另信一封寄交康黼清收閱。

卻說黼清白與汪府結姻後，適笑春放了浙江糧道，就於那時迎娶過門。一日，黼清到笑春處暢談時務，傍晚回家接夢花信，拆開一看，說是回匪謀叛，勢甚猖獗，琪欲暫避凶鋒，別圖良策，請閣下和舅父代決行止。如兄誼切，同袍前來援救，尤為禱切等語。黼清看畢，便有祖逖渡江，終軍請纓的志氣。

便到王府來，見忠甫正在養病，忽聽了這消息，心中一急，舊病又發了，那裡行動得來？便對黼清道：「吾已老病，不能出門。足下胸羅甲兵，必有妙算。這事可回去和尊翁商量，如能前往立功，不但夢花之幸，亦一方之福也。」黼清回家，就要稟辭父親，收拾起程。康老太爺道：「你小小年紀，焉能殺賊？就是要去，路程遙遠，遠水也不能救近火，去也無益的。」黼清道：「就是救不及夢花，也要設法恢復掃蕩賊氛，兒此去不是為夢花一人，平日讀書，原想替國家出些力，今日正是出力的時候，終要放兒去的。」康老太爺想道：「他的志向本來如此，所以平日專喜講兵法，不愛做時文，或者此去能成功，也未可知。想了一會，答黼清道：「你要去，我也不定要阻當你。只是有數千里路，那個同你去？」黼清道：「只要齊升同去。他從前本從過軍的，吾已問過，他是願去的。」康老太爺答應。

黼清甚是喜悅，就收拾了行李，即日登程。

外面聽得康黼清從軍，有幾個武舉人，都要來隨他去。一個姓蔣名知方，浙江台州人，平日講究槍炮準頭，百發百中。

一個姓江名濤，紹興諸暨人，年六十四，精神如少壯時，善使單刀，生徒數十人，隨同來投效。黼清應允了，購洋槍四十桿，及一切的軍械馬匹，準備停當，同時起行。汪笑春撥了二十個親兵，沿途保送。趙光裕也送了些糧物川資。黼清領謝了。一路上或

船或馬，日夜趕行。到陝西省份，又有一班人投效。黼清挑選了二十餘人，正在要起身，忽外面報導：有一位不僧不道的人，背一口寶劍，手執一卷圖畫，也像要投效軍營的，聲言要見康公子。黼清聽說便道：「請他進來。」黼清見那人蒼髯古貌，逸致翩翩，知道是個異人，便請他上坐，執禮甚恭。獻茶既畢，黼清問道：「先生高姓大名？貴籍何處？先求賜教。」

那人答道：「僕姓朱名喟，世居潼關，平生好談劍術，遍遊各處名山，昨日路由此地，聞公子駕臨，特來一見。」黼清道：

「小子無知，不揣愚昧，思糾合同志，前去甘肅禦敵。山川阻隔，未審回逆虛實，先生有何高見？」那人道：「公子現擬駐札何方？抑竟赴前敵？」黼清道：「先到禮縣，知同林琪守禦。」

那人道：「昨聞賊兵圍困禮縣，公子如何進城？不如先差一人，乘隙進去通個信，約同城中官兵，裡外夾攻，殺退賊兵，進了城再圖良計，公子以為何如？」黼清稱善，便接口道：「先生肯同去否？」那人道：「公子帳下多才，此去定可成功。僕已年逾七十，不堪任使，現將往衡山訪尋同志，講求煉丹之術。」

黼清道：「先生妙術，如小子愚陋，可以賜教否？」那人道：

「公子前程遠大，無暇。及異日功名顯達，當再相見。」就將手中所執圖畫送與康黼清，說道：「這兩卷畫，上卷是公子今日的功名，下卷是公子後日的事業，可細細參看。」黼清受了，隨即拜謝。那人起身告辭，黼清送出，見他行步如飛，頃刻便已不見了。黼清歎異。回進來，看那送的圖畫，上卷是一幅《平回圖》，下卷是畫的三張人物。黼清看了《平回圖》，再看那下回三張畫，先翻開第一張，畫上畫的是一個書生模樣，手執了一本書，面色黧黑，衣服卻極文雅，跪在地上，向上面坐的人前討取頂子。有四句題詞寫道：

「口誦斯文，面帶黑氣。簡煉揣摩，乞丐曷異。」黼清看了，隨取出第二張，畫的是一處地方，黑沉沉不見天日，一群人橫七豎八，臥在其中，四面黑氣迷漫。還有幾個要逃出來的，不識路徑。有幾個尚在走進去。上面題的是：

「一呼一吸，精神耗敗。終日昏昏，形同鬼魅。」再看第三張，畫的是一個美人，下面一雙雞腳，似要撲倒模樣。題的四句是：

「天生美質，矯揉造作。厥名女妖，人身雞足。」

後面總題四句：

「國祚靈長，民風清泰。除卻三害，萬方永賴。」